

15.0

文史資料

第

三

輯

濟陽縣
博物館

濟陽與臨濟

鄉師進步學生的
爱国活動

峥嵘歲月

日寇侵占濟陽城
紀實

抗日戰爭見聞

郭效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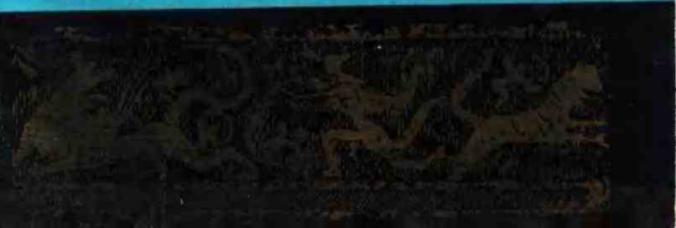
張庆海

李吉祥

王春華

李惠廣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濟陽縣委員會編



文 史 资 料

第 三 辑

1986/11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济阳县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

目 录

- 济阳与临济 李惠广 (1)
- 著县的由来及其他 李惠广 (7)
- 济阳简易乡村师范进步学生爱国
活动的一段回忆 王春华 (11)
- 峥嵘岁月
- 我在济阳一段工作的回忆 李吉祥 (25)
- 日寇侵占济阳城纪实 张庆海整理 (103)
- 抗日战争见闻
- 第二章 救亡悲歌 郭效让 (121)
- 悬壶生涯四十年
- 回忆姜金声先生 魏勋堂 (159)

济阳与临济

李惠广

济阳地处黄河下游，为华夏民族早期开发的地区，历史悠久，其建置沿革纷繁万端。这里仅就济阳县在建置沿革中与临济县的关系，作一概述，以就正于广大史志爱好者。

—

济阳县的建置沿革，涉及宋代以前的临济县。这在许多志书中都有记载。如《大清一统志》（嘉庆修订本）中说：济阳县“隋、唐为临济县地”；《山东通志》中说：济阳县“县治本今章丘县之临济县地”；《济阳县志》（民国续修本）中也说：济阳县“唐初，章丘、临济、亭山、临邑”县地。查史书地理志记载，今济阳县部分疆域，在建县前确有五百多年曾为临济县地。

我国历史上，以“济阳”命名的县共有七个，仅山

东省北部，先后就有两个济阳县，而且这一带又先后有两个临济县。由于两个济阳、两个临济，县境位置都相去不远，同时两个临济又分别与两个济阳建置沿革有关，因而形成了临济与济阳建置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，以致有些史志著作往往将此等关系弄错，给后人考证增添许多困难。例如，元代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时就说：汉代所建的梁邹县城，后来就在唐朝齐州的临济县境内，据考唐朝齐州的临济县境内并没有梁邹城，而当时梁邹城是在淄州的邹平县境内。梁邹城历史上曾属临济县，但那是汉代的临济县。汉代的临济县在唐代之前的隋朝已经撤销，疆域并入高苑县。这里所说的唐代齐州临济县，应该是隋朝时在今章丘西北部以营县改建的临济县。这实际上是将两个时间、地点均不相同的临济县混为一谈了。《高苑县志》（乾隆本）在叙述该县沿革时说到唐朝时由高苑县分出来的济阳县，县城在“济南府东北九十里”（转引自《续山东考古录》，该书以下简称为《续考》）。济南府东北九里的济阳县，实际上是今天的济阳县，也就是金代建的济阳县，而不是唐代由高苑县分出来的济阳县。这里又是把两个不同时期的济阳县张冠李戴了。

诸如上述，或者混淆了两个临济县，或者混淆了两个济阳县，而将原本不相关的某临济县与某济阳县硬拉在一起，造成了后人正确了解今济阳的沿革历史的混乱。因此，理清两个临济县与两个济阳县历史沿革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，对于研究我县历史沿革情况来说实在是太必要了。

二

上述说的两个临济县一个是东汉所建，至隋朝撤销；一个是隋朝所建，至宋朝撤销。两个济阳县，一个是唐代所建，当代即撤销；一个是金代所建，沿袭至今。东汉建的临济县，与唐代建的济阳县的沿革相关，隋朝建的临济县，与金代建的济阳县（即今济阳县）的沿革相关。以下加以分别叙述。

（一）东汉所建临济县，原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狄邑，到两汉时建置为狄县。东汉安帝永初二年（公元108年），改狄县为临济县（因临近济水而得名，济水的故道就是今天的黄河），当时属乐安国②。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，该临济县都存在，只是所属的国或郡、州时有变迁。到了隋炀帝大业（605—618年）初年，将该县并入高苑县。

经过一百多年后，到了唐宪宗元和十五年（707年），又从高苑县中划出部分疆域，建做济阳县，我们称为唐济阳。唐济阳包括了原东汉所建临济的部分疆域，所以汉临济与唐济阳的建置沿革相关。唐济阳后来又并入高苑县。

（二）隋朝建的临济县，原来是东汉所建的营县地。隋文帝开皇六年（586年），将营县改为朝阳县③，十六年（596年），又将朝阳县改为临济县，我们称此临济县为隋临济。隋临济在唐、五代时都存在，至宋真宗咸平四年（1001年），划入章丘县。金太宗天会七年（1129年），割章丘县及临邑县各一部分，建成济阳县，就是沿袭到现在的济阳县。今济阳县所割的章丘县疆域，就是原来隋临济的一部分，所以，隋临济与今济阳县的沿革相关。

三

汉临济的疆域，大体上说来，应该包括现在的高青（高苑县于1948年并入高青县）及邹平两县的部分地区。其县城据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所载，位于东经一百一十七度五十约二分，北纬三十七度约八分；据《续考》考证，就是今高青县的刘家镇。我们

考查，两说相吻合。唐济阳的疆域，据有关资料推断，当包括今邹平县的东北部地区，及今高青县的西南部。其县城位于东经一百一十七度四十约六分，北纬三十六度五十约六分。《续考》考证，即今邹平县的原旧口镇，距汉临济县城四十余里。

隋临济的疆域，包括今章丘县西北部，及今济阳县东南边缘部分沿黄地区。其县城位于东经一百一十七度二十约三分，北纬三十七度，即今章丘县的临济村，距今济阳城十二里。

汉临济与隋临济两县的方位，大体上是东西方向，前者在东面，后者在西面。两县县城为东北西南方向，汉临济域在东北，隋临济城在西南。二者的距离，由1964年出版的《山东省地图集》测得为七十八里，与《续考》所说的相距“八十里”，基本相符。唐济阳与今济阳两县的方位，大体是东南与西北的方向，前者在东南，后者在西北。两县县城也是东南与西北的方向，相距约一百二十里。

附注：

①历史上的七个济阳县，按建置时间为顺序是：

a、汉置济阳县，唐代撤销，故城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内。

- b、南北朝刘宗时置济阳县，北齐时撤销，故城在今安徽省怀远县境内。
- c、元魏置济阳县，后撤销，在今安徽省境内。
- d、元魏置济阳县，后撤销，在今河南省潢川县境内。
- e、隋置济阳县，唐代撤销，故城在今山东省曹县城西南五十里处。
- f、唐置济阳县，后撤销，故城在今山东省邹平县境内。
- g、金置济阳县，即今济阳县。

②汉朝的地方行政区划仍然实行郡县制，但有些郡封给了王子，这些郡就称为国。王国的行政权，同郡一样仍归中央。王国的行政长官是“国相”，王子只是享受那里的赋税收入。

③朝阳县本是西汉所置，东汉时为了区别于南阳郡的朝阳县，即改称东朝阳县。以后有时称东朝阳，有时仍称朝阳。隋朝改朝阳县为临济县后，又另置一个朝阳县，至炀帝大业初年，这一朝阳县才并入隋临济县。

著县的由来及其他

李惠广

济阳酒厂曾酿有“著水醇酿”，以“著”命酒名是因为济阳县大部分疆域历史上曾为古“著县”的缘故。那么，古“著县”之称究竟起于何时，因何缘由命名，其演递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

初考史料得知：

关于“著县”置县时间，历史上曾有两种说法：其一，《大清一统志》（嘉庆修订本）、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（1982年版）说著县置于汉代；其二，民国《济阳县志》则说著县置于秦代。

二者谁是谁非，则须作一番认真的考证。

《左传》载：鲁哀公十年，“晋赵鞅伐齐，取犁及辕。”鲁哀公二十五年，“晋伐齐，战于犁丘。”犁或犁丘，皆指齐国的犁邑。（辕，为今禹城县地）有史料可证，后置著县本为春秋时的犁邑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灭六国，一统天下，对地方行政区划推行郡县制，于犁邑东部置著县，属济北郡。又据

《汉书萧何曹参传》载：“汉二年……韩信已破赵，为相国，东击齐，参以左丞相属焉。攻破齐历下军，遂取临淄。还定济北郡，收著、漂阴、平原、鬲、卢。”这里说的汉王（刘邦）二年，系公元前205年，其时正是楚汉相争之时，刘邦尚未统一全国称帝，当然不可能由汉置郡县，然而此时已有著县之称，由此可知，“著县”当为秦代所置无疑。

著县自秦设置以后，历经两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，近六百年，至北朝高齐时，才划归临邑县。又经五百余年，至金太宗天会七年（公元1129年），割临邑、章丘各一部，置济阳县（济阳因地处济水之北而得名。济水故道即今黄河）。置济阳时，所割临邑县地即故著县地，因此济阳县又有著县之称。

《辞海》合订本（1983年版）第933页“济阳”条目中所云：“秦置著县，金改济阳县”之说不确。因为济阳县并非由著县改称而来，在今济阳建县五百多年前已经无有著县，而且今济阳全部疆土亦非全是原著县之地。

著县因何缘由命名呢？其说有二，盖从“著”的字义而来。

其一，唐代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注《汉书》时云：“著，地名，济南著县。按：当从门屏之间为著之说。”古时称大门与屏风（后来演化成影壁）之间的地方为著。如《诗经、齐风》中的《著》一篇中，“俟我于著乎耳”一句中的“著”字即此意。全句意为女子出嫁。男子等候于自己家中的大门以内、屏风之前。（当时齐地风尚，婚娶时男子并不至女家亲迎。）秦置著县时，究竟以“门”“屏”比附何地？不得而知，但疑著县距历下（今济南市）很近，历下亦为战略要地，或许取著县为历下北面门户之意。

其二，著县，三国时期吴人韦昭（历史学家）曾称之为著县。此说实字形之讹，却影响颇大。后人又附会为著县以产“占卜所用”的“蓍草”得名，每岁须向宫廷贡蓍草四十九茎。北宋乐史作《太平寰宇记》，曾用此说；元人子钦撰《齐乘》又沿此说，皆以讹传讹。

至于著县县城的位置，更是众说纷纭。

民国《济阳县志》、清道光《章丘县志》，均指为今曲堤镇。今人信此说者颇多，并以曲堤镇南门曾有“古著桥”为证。清人胡渭《禹贡锥指》则云在今回河。演人叶圭绶《续山东考古录》，则考为今店子

乡鄣城。笔者倾向叶说，因为《续山东考古录》考核详确，且作者居山东多年，多方查询，颇有真知灼见，可信程度很大。再者其他两说纰漏明显，均难自圆其说。

如说古著城为曲堤镇，那么以古人惯用亦较为科学的“以水证地”法来考证，此说即难以成立。《水经·漯水经》云漯水“经著县故城南，又东北经崔氏城者也。”漯水经著县故城南，向东北流去，又经过崔氏城（今济阳县城南之土城村）。然而已知曲堤镇在崔氏城东北三十五里，假若曲堤镇为古著城，漯水先流经曲堤镇，再向东北流去，岂能再流经崔氏城？

另外，说回河是古著城也欠妥。查漯水是由回河之北东流，而《漯水经》中云：漯水“经著县故城南”，二者不能吻合，所以回河也不会是古著城。

笔者倾向叶说，但尚不敢贸然断定古著城定是鄣城，一则还没有有力资料佐证；二则另有鄣城为临邑县故城之说。总之，古著城究竟在何地，犹待考查讨论，或许今后地下文物的再发掘，将有助于得出正确结论。

济阳简易乡村师范进步学生爱国活动的一段回忆

(1934——1937)

王春华

济阳县简易乡村师范（下称简师）的前身是济阳县师范讲习所，一九三四年改为济阳简师，招收第一届学员，学制四年。开始，校长是马夷亭，半年后换成路雨亭，一九三五年又换成宋敏斋，（即宋瑞麟）。学校教师多是从外地聘进的，旧社会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校长换，教师也换，而人员的变动，又多是通过人事关系。由顶头上司推荐，或有权有势人物的荐举方可任用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后台是很难找到职业的。即使有真才实学，也难免被拒之门外。

校长上任时，还带着自己的亲信——教务主任、总务主任，训育主任由省教育厅委派，实际上，那是当局安插在学校的特务。

济阳简师从一九三四年底开始招生，到一九三七

年“七·七芦沟桥事变”，共招收四届学员。（一九三七年招生未入学）

我是一九三四年夏天，回河高小毕业后考进济阳简师的。在校四年，记得发生过多次学潮，与全国各地学潮遥相呼应，轰动济阳县城，震动了国民党政府。学校头头吓得惶恐万状，甚至教育厅的要员也叫嚷“该校必有共党分子活动”。

回首往事，那如火如荼的斗争，振奋人心；那轰轰烈烈的场面，历历在目；战友们那英勇战斗的身影，依然映现在眼前……

反贪污闹罢课，向黑暗势力斗争

画漫画打葫芦，怒斥学生中叛徒

一九三五年春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，学校压制民主，镇压学生，黑暗统治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。学校管理人员，竟大量克扣学生生活费，肆意挥霍，填满了自己的腰包，喂肥了自己的体躯。伙食搞得一塌糊涂，引起了广大同学的无比愤怒。同学们提出“反对贪污、改善伙食”的口号，并派出代表质问校方：“学生伙食为什么搞得这样糟？”校方无法回答，只是借口搪塞，不作正面回

答，还装模作样地讲大道理，敷衍欺骗学生，这就更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慨，于是决定罢课，自行放假五天。

当时，正值寒食节，同学们以回家拿衣服为名，全部离校，并约定，任何人不经许可，不得私自返校。在全县设了两个联络点：一个是城西平棚店（我家住地），一个是城北曲堤街。学生返校，西部的必须经过平棚店，北部的必须经过曲堤街。第二天，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返校，学校领导莫名其妙，一连三天，到校人数寥寥无几，学校头头慌了手脚。校长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，一面派人四面打听，一面叫工友按时打钟，掩人耳目，装出秩序井然的样子。

有的同学胆小怕事，偷偷地回到了学校；也有的学生巴结讨好，向学校告密，说这次罢课是一级同学发动的，暴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，充当了可耻的叛徒。如三级学生胡法春，芦××（名字记不清了），被大家称作“学贼”。

对“学贼”的丑恶行经，同学们很气愤，回校后，我就在餐厅的黑板报上画了一幅漫画：一人手持大棍打葫芦，那是对给学校通风报信的胡法春、芦××的痛斥。

漫画一出，全校轰动，进步同学无不拍手称快，

胡、芦等人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们见了都叫他们“汉奸苗”。（胡法春后来真的当了汉奸，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。）

这次罢课，给学校当权者一严厉打击，迫使他们收敛了贪污行为，再也不敢对学生滥施淫威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生伙食。

当然，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，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追查罢课领导人，处分了几个学生。我是学生会负责人，又是一级的班长，当然“罪责难逃”，给我记了两个大过。还有几十个同学也受了记过处分。

搞罢课，轰蔡锡五出校

嘘声起，逼蔡主任跳窗

罢课风潮过后，我们心里都窝了一股火，认为我们的处分与训育主任蔡锡五有关；必须给以严厉打击，把他轰出校门。

蔡锡五，任化学课。我们决定利用化学课煞煞他的威风。一九三五年秋天考化学，试卷发下来不到半小时，同学们就一起交了卷。试卷上清一色地写着“人粪”、“狗屎”之类字样。蔡锡五一一看，立时满脸通红，拿着试卷就向校长告状去了。后来校长问我